目 光

白永昶

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离开家时，二老总会把我们先送出门，然后又趴在二楼阳台窗户上，目送我们离开。我们每次都说：“爸、妈，我们走了，天冷了，你们关上窗子。”他们嘴里应着，但依然看着，直到我们走出小区，走出他们的视线。但我知道，我们始终没有走出他们的目光。他们注视的目光就像一条长长的风筝线，一头连着父母，一头连着我们。

人生本就是一场没有返程的旅行，有起点，也终有归处。可任凭脚步走得再远，任凭后来在城市的烟火里扎下多深的根，我们心里始终揣着一个魂牵梦绕的名字——那就是故乡。

在距县城西二十多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庄，就是从那里开始，在父母注视的目光中，我们一个一个从童年走过成年，从农村走进城市，各自成家立业。算起来父母离开老家搬进县城生活已经二十多年了。如今二老都快八十岁，鬓边的白发早落满了岁月的痕迹，我们这群当年追着风跑的孩子，也悄悄踏进了中年。连膝下的儿女都长到了能独当一面的年纪，有的已经成家立业。都说我们这个年龄最容易怀旧，也容易伤感，谁说不是呢？走到哪，长多大，都无法忘记父母在我们背后默默注视的目光。一路走来，无论是一个人独自工作，还是成家后的家庭生活，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父母的牵挂，久而久之成了生活中的习以为常，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精神依赖。

父亲这几年听力渐渐弱了，话也比从前少了许多。前阵子家里人闲聊说我调回县城工作的事，他大概没听清，直到后来母亲凑到他耳边慢慢说，他才反应过来。那天晚饭后我回父母家坐，他拉着我问了新单位的位置、通勤方不方便，又慢腾腾叮嘱了几句，话里话外全是一句“家里一切都好，你只管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聊天时不经意和二老对视，那目光里装着大半辈子的惦念，一下子就撞得我眼眶发酸——我忽然懂了，从前我在乡镇奔波的那些年，他们哪里是不牵挂，只是把所有担心都悄悄咽在了心里，没舍得让我知道。

工作近三十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乡镇度过的，自参加工作从乡镇起步，期间两次职务调整又到乡镇工作，也算得上是“三下乡”了。儿行千里母担忧，一个人在外工作，爸妈都关切地问我：“这次到哪了，那有灶吗，吃得咋样？”他们还常常叮嘱我：“在乡上要注意身体，衣服穿好，你一个人在外，身边没人照顾……”直到如今人到中年回头想才恍然，当年那些我没往心里去的碎碎念，全是裹着热气的疼爱——在父母眼里，我们走得再远、长到多大，永远都是那个需要被攥在手心惦记的孩子。

这份牵挂，早在我们像一窝刚学会飞的小鸟，陆续离家外出上学的那天起，就从未断过。如今只要一想起从前，思绪总会不由自主地飘回生养我们的那片故土。那时候老屋前的羊圈墙角，母亲刚蒸完馍，围裙上还沾着面粉，就站在那里目送我，一直看着我走远。归来时，隔着老远就能望见那道熟悉的墙角，下意识就去搜寻那个日夜惦念的身影，耳边仿佛还能听见家里那只叫“花豹”的土狗，正摇着尾巴，汪汪地朝着我回来的方向欢叫。

母亲说我恋家，我深以为然。我想这是每个被父母惦念着长大的儿女，藏在心底共有的情怀。就像在西安上学的儿子每次返校，原本他自己完全可以直接坐车到高铁站，但我们还是执意要驱车八九十公里送他到站，放假回来的时候再去接。终于有一次，儿子不再像开始那样让我们进站送他，而是要求我们把他送到车站门口。后来追问起原因，儿子说我们这么送，只会增加他的牵挂和不舍。我们心里也清楚，做父母的何尝不是因为牵挂呀！

如今父母老了，岁月的沧桑刻在深深的皱纹里，留在下弯的后背上，他们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倚着墙角目送我们离开，站在村口遥望我们回来了。我们在迎来送往中经历着家庭的变化、责任的变动，感受着时代的变迁。故乡的小土屋，充满温情而又满含酸涩，那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留着父亲赶车送粪、春耕秋收，忙完一天活满身疲惫的样子；那里有母亲家里家外忙碌一天后，夜里坐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的身影，门槛边还留着她一次次弯腰为即将远行的我们收拾行囊的模样。那间小小的土屋里，不知道藏着父母多少没说出口的牵挂。如今的单元楼，空间略小但又其乐融融，我们经常围着父母，一起追忆着那座小山村、那间小土屋，分享着父母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对子孙后辈的深深牵挂和祝福。

这么多年，我们背着行囊一次次出发，又踩着暮色一次次归来，可我心里始终清楚——我们走得再远，也从来没有真正走出过父母那道盛满惦念的目光。

爱的秘密

王学琴

母亲躺在病床上，胸脯轻微起伏着，脆弱的像个刚出生的婴儿。我轻轻给母亲盖好被子，默默注视着她。

脸色蜡黄的母亲把身子向床边挪了挪，用插着输液器的手，有气没力地拍了拍空出来的半张床，示意我坐下。看着母亲爬满皱纹和老年斑的脸庞，我的喉咙哽咽，鼻子酸楚，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最初我对母亲只有恨意。恨她把我和二哥留在农村，小小年纪就和年迈的爷爷奶奶务农种庄稼。我们的童年就是在田间地头度过的。每当夜幕降临，玩伴被他们的妈妈唤着乳名带回，目送他们相依的身影消失在夜色里，只剩我一个人走在黑漆漆的乡间小路上，心里很是失落。

有一次，母亲探亲返回时落下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便又回来取。我发现母亲一边走一边哭，母亲看到我，擦了擦眼泪，然后笑着说：“眼睛里进沙子了。”从那以后，我知道母亲还是爱我们的。

爷爷奶奶相继去世后，我和二哥来到父母身边。我从妹妹的口中得知，平时家里有好吃的，母亲都只让她们尝一尝，剩下的全部给我们带回去。

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里，我开始慢慢理解她。若非生活所迫，她怎会舍得把一个家分成两个。

我们姊妹各自成家后，闲不住的母亲每年夏天都到枸杞地里摘枸杞挣钱，引得邻居们非议。我们气愤地批评母亲：“小时候是生活所迫，现在条件好了，该享福了，你还去受苦。”母亲捡起被大哥踩坏的竹筐，微笑着说：“妈的耳朵聋了，怕以后拖累你们，趁现在还能动弹，要自食其力。”

在一次争吵后，我的孩子对我说：“妈，你以后不要再说姥姥了。姥姥老了，你说的她也听不进去。你在家里生气，姥姥在她家流泪。”想想也是，母亲是苦日子过来的，总担心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只要她愿意，就由她去吧。

每天上下班，我习惯顺路到母亲家转转，母亲总是拿出家里所有能吃的食物，像招待客人一样，让我吃这个，尝那个。

二十几年前，县防疫站工作人员陪同自治区专家找到我家，因为在肺结核泛滥的那个年代，母亲是县里患病最严重的唯一一个幸存者。他们劝说母亲配合医学实验，为疾病防疫工作作贡献，遭到父亲的拒绝和家人的反对。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能在九死一生中，一次次勇敢地活了下来。

是爱，让母亲在四十年前失去一个肾脏，用只有一个肾脏的身体干着和男人一样的重体力活，和父亲一起，把我们姊妹七个养大成人；

是爱，让母亲在三十年前双耳失去听力，第二次学会走路，拄着拐杖出现在我们面前，开始她无声的生活；

是爱，让母亲在二十八年前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撕心裂肺中坚强勇敢地站起来，告诉我们：要爱自己、爱家人，活着就有盼头。

到了付出得到回报的时候，六个孩子、六个三口之家，十八双眼睛编织出爱的屏障，为母亲打开一道生存的缝隙，让阳光透进来。







荷间双雀影 张天兵 摄

乡间讲台上，我把岁月种成花

冯福生

常有人问我，一辈子守着乡村的三尺讲台，可曾有过遗憾？我总笑着摇头，于我而言，这方小小的讲台，便是我一生奔赴的山海。陶行知先生曾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句话早已刻进我的教育初心，化作春泥沃土，在这方乡间讲台上，把岁月种成了漫山遍野的花。

背着简单行囊，踏入满是泥土芬芳的校园，这里没有城市校园的气派，也无先进教学设施，几间瓦房、一块斑驳黑板、一片泥土操场，便是我逐梦的起点。

站在讲台之上，望着孩子们清澈透亮、满是求知欲的眼眸，看着他们衣角沾着田间的露水，笑容质朴无华。我忽然懂得：我的山海，从不在喧嚣的都市与耀眼的远方，而在这片乡土，在这些亟待被照亮的孩子身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此，这方乡间讲台，便成为我逐梦的坚实港湾，我将所有热忱扎根于此。

乡村日子平淡无奇，却藏着最动人的温暖，我把对孩子的疼爱，融入朝暮细碎时光。每日清晨，我踏着晨雾、走过田埂，早早到校，静待孩子们蹦跳着涌入教室。一声声稚嫩的“老师好”，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能驱散所有疲惫，这便是我逐梦路上最踏实的幸福。

课堂上，我将知识融入乡间烟火，把课本内容化作田间庄稼、林间小鸟、村口溪流，用质朴语言浇灌孩子们的求知之心。面对基础薄弱的学生，我耐心辅导、绝不放弃；面对腼腆内向的孩子，我温柔鼓励、助力他们自信成长。我深知乡村留守儿童的不易，他们不仅需要知识，更需要心灵陪伴。于是，我既是教书先生，也是他们的亲人挚友。天冷叮嘱添衣，手冻便敷药护理，放学护送归家，节日送上温暖，这份爱如山间清泉，静静浸润每一颗童心，成为我坚守的不竭动力。

三十一年耕耘，一届届孩子如禾苗般向阳生长，有的走出乡村逐梦远方，有的学成归来反哺故土，都在各行各业温暖前行。我也从意气风发的青年，走到鬓角染霜的中年。即便身边同事纷纷离去，我依旧初心不改，甘愿做乡村教育的守梦人。我深知，我的山海梦，无关个人荣光，只为守住讲台，让孩子们凭借知识走出大山，奔赴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

教育的山海，从来不在远方，而在心中的热爱与坚守。我会守着这方讲台，以爱为种，以坚守为壤，在乡村教育的逐梦路上，静待花开，岁岁年年，永不言悔。

黄河水 五彩斑斓

杨静

黄河在你眼里是什么样的？
是一成不变的黄色，还是波涛汹涌的浪花，
黄河，它又是什么味的？
是酸甜苦辣咸，还是从未思考过！

我觉得黄河是黄色的，
翻滚着奔涌而来，夹杂着杂草和泥沙，
虽然没有清澈见底的河水，让人一见倾心，
但那份浑厚奔放却让人一往情深！

我觉得黄河是白色的，
暮光下银光闪闪，缓缓流淌，
平静的如同江南姑娘羞涩的脸庞，
虽然没有浓妆艳抹的亮丽，让人眼前一亮，
但那份清奇俊秀却让人不能相忘！

我觉得黄河是绿色的，
从灌溉会议的召开到机组的陆续启动，
奔腾的黄河水如同乖巧的孩子，
沿着曲折的渠道流入田间地头，
仿佛打翻了的绿色调色盘，
翠绿、嫩绿、墨绿，层林尽染，
旱漠荒塬变成沃野田畴！

有时候，我觉得黄河水是咸的，
父母生病时不能尽孝于膝下；
儿女失落时不能庇护于前后。
百姓的希望在坚守中时刻牢记，
扬水人的职责在心中坚如磐石。
那份酸楚，那份坚定，那份自责，那份担当，
像极了每一滴黄河水的润物无声！

有时候，我又觉得黄河水是甜的，
不信你尝，饱满的玉米粒、醇香的葡萄酒……
黄河水滋润的农作物长势喜人，
秋高气爽的季节迎来硕果累累！

我眼中的黄河，
它可绿可红，可淡可浓；
它静则纹丝不动，动则一泻千里。
黄河水哺育我长大，
长大后的我守护黄河水灌溉四方。
我爱黄河，
恰同我爱我的祖国母亲一样，
深深地、永远地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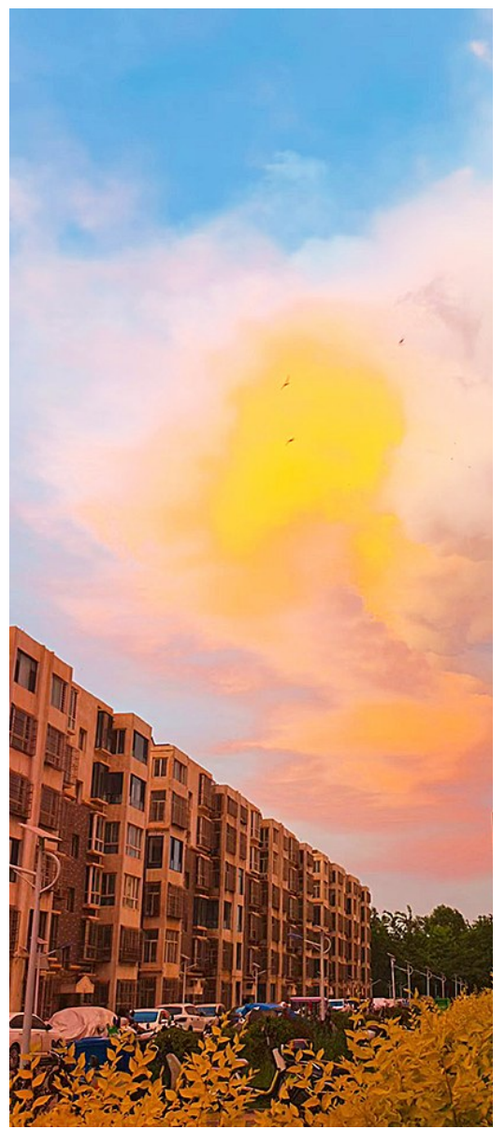
永远的脊梁

马丽

小时候您的肩头
将蓝天铺展得格外辽阔
您的手掌粗厚
温热我迷茫的华年

您的沉默与寡言
藏着柴米油盐的奔波
深夜未熄的灯火
照亮我前路的星河

岁月染白青春的鬓角
生活压弯挺拔的腰脊
那无声的诉说
在岁月长河里穿梭
那绵长的嘱托
在心底从未褪色



晚霞 马萍 摄